



伏生与《尚书》

王忠修

编者按:

4月20日,第二届“中国伏生诗会”将在邹平市韩店镇禾和湿地公园举办。“伏生是邹平人”,这让滨州广大市民倍感自豪,同时增强了挖掘传承伏生精神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自觉

担当和责任心。

为使读者更方便地学习、了解伏生与《尚书》的相关内容,本报特邀王忠修先生作此文,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伏生与《尚书》的精彩历

史故事。本文简要介绍了伏生其人,《尚书》是本什么书,历史上的今古文《尚书》之争,伏生传《尚书》的伟大意义,以及后世发生在伏生祠的一些故事。



伏生像

伏生其人

伏生,名胜,西汉济南国梁邹(今山东邹平)人,生卒年不详,约生活在战国末至汉文帝时,为孔子弟子宓子贱的后人(古代“宓”与“伏”通)。

伏生是秦汉经学大师,今文《尚书》的传播者。相传他从十岁起就攻读《尚书》,“以绳绕腰,一读一结,十寻(八尺为寻)之绳,皆成结矣”(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)。

伏生曾做过秦朝的博士。秦嬴政三十四年(公元前213年),始皇颁布焚书令,伏生将一部《尚书》偷藏于夹壁墙内。此后,在秦末汉初兵荒马乱的岁月里,他一直离乡背井。

秦亡汉兴,时势安定后,伏生回到家中,从墙中取出了《尚书》。由于水蚀虫蛀,百篇《尚书》只剩下了29篇。他把仅存的《尚书》抄录整理,广招弟子,进行传授。齐鲁一带的儒生纷纷拜他为师,“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,诸山东大师无不涉《尚书》以教矣”。(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)

汉惠帝时恢复了儒家经书的合法地位。汉文帝时,刘恒想找能治《尚书》的学者,结果朝内外竟无人能传此书。后来听说伏生能讲《尚书》,便准备召他进朝传授。但这时伏生已90多岁,行走困难,无法应召。文帝下诏让主管宗庙礼仪、文化教育的太常掌故晁错到济南伏生家中学习《尚书》。

《尚书》是上古文字,古人就说它“诘屈聱牙”,非常难懂,所以除了传授“文本”(原文),还需要讲解。伏生这时因年事已高,言语喃喃,晁错很难听明白,伏生便让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解说。由于方言的缘故,传授过程异常艰难。经过数月的努力,晁错终于将《尚书》学完并记录下来。

伏生传授的文本,就是传之后世的今文《尚书》,即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定的《尚书》。伏生对《尚书》的讲解辑录成书,称《尚书大传》,即对《尚书》的解释。

汉武帝时,鲁恭王重建孔子老宅,从中发现一部《尚书》,是用古文写成的。由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,统一了文字,原来分别通行于六国的文字人们都不认识了。

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博学多才,他对照着晁错从伏生那里记录来的今文《尚书》,一篇篇校对,发现不但文字有出入,篇目也多,总共有四十五篇。伏生所传的,称今文《尚书》;孔安国所传的,称古文《尚书》。

汉代传授今文《尚书》的称今文学家,传授古文《尚书》的称古文学家,形成《尚书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。今文学派注重阐述微言大义,解说详细,并且严守家法师法;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,考订制度、名物。

西汉今文学家大多数政治上有所

力,今文《尚书》长期立于学官,今文学派始终处于统治地位。

西汉末年,刘歆提倡古文《尚书》,又经杜林、贾逵、马融等著名学者相继努力,在东汉终于确立了古文《尚书》在学术界的优势。东汉末年,马融、郑玄兼通今文和古文《尚书》,替古文《尚书》作了注解。他们以渊博的学识,以及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学术影响,实现了今、古文《尚书》学的统一。他们的注解流行以后,其他各家的注解就逐渐消失了。

然而,西晋永嘉之乱(公元311年),宫廷焚书,今、古文《尚书》全都散

今古文《尚书》

失。东晋初年,豫章内史梅赜(zé)向朝廷献上了一部《尚书》。这部《尚书》共有58篇,包括今文《尚书》33篇、古文《尚书》25篇。现今流传的《尚书》,全都是根据梅赜献的这个本子写的。

由于梅赜献书时没有说明其来源,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,来历蹊跷,后人便怀疑它的真实性,因而他所献之书的“血统”有了问题,所以他所献的本子又叫伪《孔传》。伪《孔传》的作者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
宋、元、明、清的许多学者,都对梅赜所献《尚书》产生疑问。清代学者阎若璩(qú)还专门写了一本《古文尚书

《尚书》是本什么书

《甘誓》《汤誓》《泰誓》《牧誓》《费誓》《秦誓》诸篇都属这一类。

4.命,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的册命。《君陈》《毕命》《君牙》《冏命》《文侯之命》等篇都是这一类。

《尚书》记录了距今四千年至二千六百多年间虞、夏、商、周的典、训、诰、誓、命,涉及政治、思想、宗教、哲学、法律、地理、历法、军事等领域,范围很广,为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史书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,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。

《尚书》被儒家奉为五经之首,自汉代立为学官以来,备受尊崇,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教科书。《尚书》的核心思想是“敬天”“明德”“慎罚”“保民”,帝王将相以《书》安邦定国,工商士民以《书》修身待物。我们要了解和研究封建社会,也应该阅读《尚书》,利用《尚书》丰富的史料及其道德资源。

《尚书》不仅是文告、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滥觞,还开辟了古代散文创作的先河。《尚书》记言叙事,摹声绘色,生动形象,不少篇章已出现很成熟的辞

格。譬如《梓材》连用种地、建房、作器三个生活中常见的事理作比喻,说明创业和守成的关系,自然贴切,具有较强的说服力。

《周书》各篇大多讲究章法结构,例如《无逸》《顾命》,条理非常清晰,历代散文家十分重视。《尚书》为后世散文创作奠定了基础。

《尚书》还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料,特别是今文中那些经过考定的真实

疏证,系统论证古文《尚书》为伪作。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存的古文《尚书》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,它们是学者们把古籍中引用《尚书》的资料汇集起来,增补而成。

2008年7月,清华大学自香港抢救回一批楚简,内容多为经、史一类典籍,被称为“清华简”。2010年12月,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出版,2011年1月5日,首批成果正式发布。成果之一就是重现了《尚书》及类似典籍,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。主持人李学勤教授说,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为伪古文《尚书》翻案,但此次出土真本,可证明古文《尚书》中《咸有一德》一定是伪作,其他篇目也可能是伪作。这又一次充分证明了伏生传《尚书》的贡献是多么巨大。

文献,反映了殷周时代的语言特点。例如《尚书》中的词语古奥,多用雅言,很少运用表示语法关系和语势语气的句末助词,等等。这些独特的语言现象,对于研究汉语史很有帮助。

《尚书》对于金文学、甲骨学、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的作用,也很重要。可以说,不凭借《尚书》,有些金文和甲骨文就无法解释,有些考古发现和古器物就无法论证确切的年代。

总之,《尚书》是我国最重要的古典文献之一,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,我们应当正确认识《尚书》的重要作用,文史工作者应当认真阅读《尚书》。



明代杜荀伏生授经图

功垂千秋

伏生传《尚书》的意义在于,他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典籍。如果《尚书》失传,则上古史全无文字佐证,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虞、夏、商、周就全成了“传说”,我们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真实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挑战。所以后人评伏生传《尚书》之功曰:“汉无伏生,则《尚书》不传;传而无伏生,亦不明其义。”因而伏生又被人称作“尚书再造”。

唐代颜师古《汉书注》评论:“经非伏生作,似与邹平无涉。然当汉文之世传尚书者,惟伏生一人耳。且古文尚书出自孔壁,孔安国以今文读之,因以起其家。倘无伏生书,则孔壁古文虽出,安国将不能读,此经亦永绝矣”。

清代诗人张实居有一组诗叫《山中述事》,其中的第一首就是咏伏生的,歌颂伏生传《尚书》的历史功绩:“能使唐虞三代存,重从舌上辟乾坤。泮宫俎豆今千古,翻幸秦火虐焰燔。”

伏生的影响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。汉武帝时,朝廷设了一种职务,叫“五经博士”。五经博士负责把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当作经典来教授给别人。当时在朝廷里,每经只设一个博士。到西汉末年,有所增加,但数量也不是很多,因此说五经博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职。唐代,儒家传统又进一步得到恢复。唐太宗贞观21年(公元647年),把伏生配享孔庙。当时唐太宗下诏:“以伏生配享孔子庙庭”。宋真宗咸平四年(公元1001年)封伏生为“彘氏伯”,伏生的历史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。

宋元时期,在邹平,也就是伏生的故里,给伏生建造了祠和墓。建祠之后,就要求州、县官员,到地方上任的时候,都要到伏生祠去拜祭。由此,伏生的历史地位,进一步得到了提高。

过去邹平对伏生有一个称呼,叫“伏圣人”,就是因为伏生跟着(孔)圣人一起给大家参拜祭祀,所以也

就把他称作“圣人”了。

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,为了更好地供奉伏生,更好地保护伏生祠,朝廷设了奉祀生。当时选了伏生的六十一世孙伏永芳作为“奉祀生”,并由官府置奉祀田80亩。奉祀生的主要职责,就是在庙中奔走执事及先贤先儒祠墓的祭祀。奉祀生是挑选圣贤后裔俊秀的子孙补充的。其程序是从圣贤后人里边择其杰出者,由礼部命题,让省、县来主持考试,最后经过礼部审查注册,直接任命,规格是很高的。

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伏生的六十二世孙伏中兴任奉祀生。嘉庆元年(1796年),山东巡抚兼山东学政,通过查访伏氏后裔,想把伏中兴立为五经博士,但这时伏中兴已经老迈,没有立成。后来他就举荐了六十五世孙伏继祖,于嘉庆十年(1806年)被恩准为五经博士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五经博士。因为这个时候,五经博士这个职务,在整个朝廷都没有了,只有伏生的后裔担任了最后的几届五经博士。

民国三年,奉祀生改称“奉祀官”。最后一位奉祀官是伏生的第六十九世孙伏嘉祥(字伯言)。民国二十七年(1938),日寇进攻邹平、长山、濰县、马耀南等举行黑铁山起义,组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。伏伯言带上自己的手枪和油印机参军,一时被誉为“圣人参军”。伏生祠的官方奉祀也就从此结束了。解放后,伏伯言曾任浙江省粮食局局长、交通厅副厅长等职。1992年6月病逝。



伏生墓遗址前的凤凰

伏生祠故事

伏生祠墓,位于韩店镇苏家村西首。祀汉博士伏生。伏生祠建于宋代,后因祠堂,为衣冠冢。历代多次重修,规模渐大。元至正十五年,县尹陈野仙在此建伏生书院,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。

据道光《邹平县志》记载,伏生祠前立有石碑数通,其中有晁错亲书小篆汉碑一块。最后一次大修是清嘉庆年间,占地5亩有余,增修大门、祭厅、东西厢房和大殿共计30余间。

新修的伏生祠殿堂高敞,内外碑石林立。李文耕题写的“伏生祠”横匾,悬挂于大殿正中。厅房上方挂有“经学渊源”四个大字,大殿内前后顶梁柱上,分挂两副对联:“白头秦博士,青史汉儒林。”“道备六经宏圣统,天遗一老作功臣。”大殿正中,立有三米多高的伏生像,其东侧为伏姑(羲娥)塑像。晁错像原立于伏姑像侧,后恐人误解晁错与羲娥为夫妻,遂把晁错像移出,在大殿西前侧,加盖了“晁太常祠”。

伏生祠鼎盛时期,朝廷封地40余亩,免除一切皇粮国税,作为伏姓后代祭祀费用的来源。伏生

后人做“奉祀生”,民国后称“奉祀官”。

每年二、八月十五,当地官员、士绅及伏氏后人都要来到伏生祠,按尊卑长幼列队,三跪九叩进行祭拜,声势庄严浩大。平时百姓官员、文人雅士也常常来祭拜。

伏生祠的存在,也带给这个村落别样的风俗。据传六月六是伏姑(羲娥)的生日,伏氏家族的女性后代,每人要为伏姑做一双鞋,拿到祠堂里烧掉。旧时村民办红白喜事摆宴席,杯盘叠碟不够用,经常要到伏生祠借“瓷货”(碗碟),因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谣:“伏生祠里的瓷货——借不完”。伏生祠人气之兴旺可见一斑。

伏生祠墓至新中国成立时尚保存完整,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祠堂被毁,但遗迹留存尚完整,现存大殿基石、柱基、西偏房的残墙及西厢房两间、石狮两尊。

王渔洋《伏生祠》诗:“祖龙枉以吏为师,牵犬东门笑相斯。转盼阿房化焦土,千秋人拜伏生祠。”

据说伏生祠的恢复已在计划中,我们期待着。

作者简介

王忠修,1955年11月生。山东邹平人,地方文化学者。鲁东职业学院高级讲师,山东省语言学会会员,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,邹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,邹平诗词协会名誉主席。多年来致力于语言教学与地方文化研究,有多种论著出版或发表。主要论著:《普通话

语音训练》《邹平方言志》《普通话简明教程》《邹平人怎样学习普通话》《萧亭诗选》《秋岩诗集校注》《邹平师范学校暨鲁东职业学院校史》《陈仲子研究资料集》《邹平历史人物》《山东长白山志》《邹平山水名胜诗选》《邹平风景名胜》《邹平地名故事》等。



韩店镇苏家村伏生祠大殿遗址。(王忠修 摄影)